



群山之巔

迢子遠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群山之巔

迟子建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群山之巅/迟子建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7
ISBN 978-7-02-012612-5

I. ①群… II. ①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8696号

出品人 黄育海
责任编辑 杨 柳
特约策划 杜 晗
装帧设计 蔡立国 高静芳
封面绘画 陈玉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街166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06千字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2612-5
定 价 55.00元

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- 一 斩马刀 / 1
- 二 制碑人 / 15
- 三 龙山之翼 / 30
- 四 两双手 / 46
- 五 白马月光 / 62
- 六 生长的声音 / 74
- 七 追捕 / 90
- 八 女人花 / 105
- 九 格罗江英雄曲 / 121
- 十 从黑夜到白天 / 142

- 十一 旧货节 / 162
- 十二 肾源 / 180
- 十三 暴风雪 / 198
- 十四 毛边纸船坞 / 219
- 十五 花老爷洞 / 241
- 十六 黑珍珠 / 274
- 十七 土地祠 / 300
- 后记 每个故事都有回忆 / 325

一 斩马刀

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，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，都怕，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，而是心爱的烟斗。

只要太阳好，无论冬夏，辛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。他的两个裤兜，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，和一沓桦树皮。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镜，照向太阳，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，形成燃点，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，伸向凸透镜，引燃它，再点燃烟斗。当然，取天火不那么容易，阳光灿烂的夏日，凸透镜瞬间就把火给他盗来了，而隆冬时节，北风呼啸，太阳精气不足，火来得就慢。不过辛七杂也不怕慢，他说用太阳火烧的烟斗，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，值得等待。那面凸透镜在他身上，像他雇来的长工，被吆来喝去，尽兴使唤着。

除了烟斗和凸透镜，辛七杂的宝贝还有形形色色的屠刀——那是他赖以生家的把什，他也不能不爱吧。但他的这种爱，却是牲畜们的恨！他在龙盏镇做了几十年屠夫，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气，对有着灵敏嗅觉的牲畜来讲，就是一条隐秘流淌的死

亡之河，再熟悉不过了。所以他去江边，在岸边吃草的牛马羊见了，他，不管身处的草地多么肥美，也要扬蹄奔向别处；他走在街巷中，晒太阳的猪见了，他，趴着都哆嗦，有的甚至遗下尿来；而邻家的狗逢了他，不是缩头缩脑地溜回主人身边寻求庇护，就是讨好地凑向他，用舌头舔他的鞋子，好像在为自己争取永久的死亡豁免权。辛七杂不穿皮鞋，不然，他都不用擦皮鞋了。

辛七杂不宰也不吃家禽，说它们弱小无力，对它们下手下嘴太残忍，所以龙盏镇的鸡鸭鹅是不在乎他的。鸡看见他，照旧溜达它的；鸭子也敢晃着膀子与他并行；而那公主似的大白鹅觅食时，发现他的裤脚沾着牲畜的碎肉，会毫不客气地探出长脖子，取而食之。

辛七杂的屠宰用具齐全，杀猪刀，杀牛刀，宰羊刀，剔骨刀，刮毛刀，解牛刀等，大大小小，形制不同，但无一不是锋利的。他爱惜屠刀，从来都是自己磨刀。青灰的长方形磨刀石，摆在屠宰棚西北角，像块巨砚。他磨刀时，将方脚矮板凳放在磨刀石上，横跨着它，像在驯马。

这些手工打制的屠刀，都出自王铁匠之手。如今王铁匠还活着，可他的铁匠铺早就黄摊儿了。跟铁匠铺一样消失了的，还有供给制时期的供销社、粮店，以及弹棉花和铜缸铜碗的铺子。而这些店铺，在三十年前的龙盏镇，还是名角。

屠刀也得吃喝，也要睡觉，这是辛七杂一贯的说法。屠刀吃什么呢？在辛七杂眼里，它们最爱牲畜的油脂，所以屠刀越使越

锋利，而放置久了，就会饿出锈来。屠刀睡觉时呢，跟人一样得盖被子，被子要轻便、隔潮、透气，不然它们会喘不过气来。辛七杂用过屠刀，擦拭干净后，会将它们依次摆放在屠宰棚南窗的松木条桌上，蒙上一块油渍渍的白麻布。南窗照见月亮，屠刀上的白麻布便透进月光了，辛七杂说月光是最好的擦刀布。

有两把刀，辛七杂近年是不碰的，一把是七寸长的杀猪刀，还有一把是斩马刀。辛七杂最初宰猪，都是百八十斤的，七寸的屠刀游刃有余。后来的猪呢，即便属于绿色养殖，买来的饲料中，也难免有各类添加剂，一头当年的猪，少说也能长到二百斤，用七寸刀结果它们，明显局促了。为了打制九寸杀猪刀，辛七杂还破费不少，给王铁匠买了一箱高粱烧酒，让他回到废弃的铁匠铺，重启烘炉。王铁匠的力气江河日下，拉风箱时气喘如牛，在铁砧上锻打烧得红通通的屠刀时，抡铁锤的胳膊像遭遇了狂风的树，颤抖不已。所幸他技艺未失，淬火回火恰到好处，那把九寸杀猪刀，形态大方，刀身厚薄适中，亮白如雪，刀尖弧度优美，锋利无比，为他续写着一个铁匠的传奇。九寸杀猪刀在握，辛七杂为它镶嵌上柞木刀柄后，又求绣娘镌刻花纹。

辛七杂使用的屠刀的木柄，为防滑而镌刻的花纹，均出自绣娘之手，这把九寸杀猪刀当然不能例外。为此，他给绣娘送去了两斤自制的牛肉干，一包花茶。辛七杂晒的牛肉干味道好，但是出名的难嚼。别看绣娘上年纪了，牙齿仍是冲锋陷阵的勇士，消受得起。绣娘也没白吃肉干和茶，她给这把杀猪刀，雕刻了两只

展翅的鹰！鹰那刚健的羽翼，在刀柄留下细密幽深的纹理，华美，耐用。九寸杀猪刀出世后，七寸杀猪刀虽说还和其他屠刀一起摆在桌上，但已派不上用场了。

另一把闲置起来的屠刀是斩马刀，不过它不在屠宰棚，而是挂在辛七杂家厅堂的墙上。王铁匠说斩马刀是旧时步骑两用的战刀，杀人的兵器，杀马并不适用，所以当年辛七杂让他打制斩马刀时，他抵制过，说这样的刀命相不好。但最终他拗不过辛七杂，或者说抵御不了他接二连三奉上的酒肴，打制了这把刀。它形制如剑，一拃来宽，长约一米，水曲柳的刀柄上，镌刻的尽是天上奇迹：闪电纹和彩虹纹。为了试锋刃，辛七杂曾和王铁匠携其入林，砍向一片春天的红柳。刀起刀落之际，一片红柳倏然折腰，倒伏在林地上，宛如落霞。辛七杂将斩马刀磨得雪亮，挂在厅堂的墙上。那面墙从此就拥有了一道永恒的月光，从未黯淡过。辛七杂说，他手中的屠刀，没有不沾血迹的，他要拥有一把干干净净的屠刀，不然睡不踏实。

这把没沾过一滴血的斩马刀，那些年杀倒的，不是红柳，就是碧草，锋刃横溢着植物的清香气，好像他家吊着一只香水瓶。不过，自从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说他在山中发现了一条白蛇后，辛七杂的老婆就不让他拿斩马刀出去了，说白蛇都是得道成仙的，万一伤及它，神灵降罪，家里就会遭殃。

辛七杂不待见父亲，在龙盏镇人心目中，他是个贪生怕死、假话连篇的人，不足尊重。可辛七杂心疼老婆，这个比自己大六

岁的女人命苦，为她娘家和辛七杂父子操碎了心，没多少欢乐。所以他凡事都依她，不给她添堵，斩马刀便束之高阁了。月亮好的夜晚，辛七杂起夜路过厅堂，总要多看它几眼。月光在刀上行走，似在燃烧。他曾将烟斗凑向它，企图点燃，可斩马刀上的月光，一副舞娘的姿态，无意做播火者，根本不理睬他。

雪藏在岁月之河的斩马刀，并没有伤到辛开溜说的白蛇，可还是在冰消雪融时节，闯下大祸！

这事还得从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出狱说起。

而说辛欣来，不得不说辛家复杂的家史。

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，在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名字，是辛永库。他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，祖籍浙江萧山，九旬之身了，腿脚依然灵便，夏季采药，冬季烧炭，一顿能吃两个馒头，是龙盏镇最高寿的人。关于他的履历，他自说的是一套内容，民间流传的是另一套内容。他青年时代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，这本该辉煌的一笔，于他却是一抹伴随一生的阴云。在传说中，他做了逃兵，可他一直辩称自己是个战士，被冤枉了。人们之所以相信他做了逃兵，理由很简单，辛永库在东北光复时，娶了个日本女人，人们因之唾弃他，包括他的儿子辛七杂。没人叫他辛永库，都叫他辛开溜。“开溜”在这儿的方言中，是“逃跑”的意思。

辛七杂对母亲并无太多的记忆，她在他六岁时就失踪了。印象最深的，是她有一张白皙的脸，长长的脖颈，高高的发髻，夏天喜欢擎一把印有菊花图案的油纸伞，冬天下雪时，则喜欢偎在

火炉旁，在一册泛黄的纸页上，哼着忧伤低沉的小调，描画着什么。

母亲是日本人，父亲是逃兵，这让辛七杂自幼受尽嘲笑，也让他对父母心生憎恶。他成年后找对象，对媒婆开出的唯一条件，就是这个女人不生养，他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。

媒婆跑断了腿，也没物色到一个不想生养的女人，但辛七杂的故事却随着媒婆的嘴，传遍了这一带的乡镇，人们都夸他是条汉子。

辛七杂二十六岁时，一个姑娘挽着个包袱，黄昏时分找上门来。

这姑娘又高又瘦，梳两条麻花辫，长瓜脸，眉毛疏淡，眼角下垂，大鼻孔，肥厚的紫嘴唇，尘灰满面，只有眼睛是清澈的，身上散发着一股咸腥气。她见着辛七杂，说她叫王秀满，来自长林镇，三十二岁，因家贫，貌丑，没工作，一直嫁不出去。听说辛七杂要找一个不生养的姑娘，她背着父母，去卫生院做了结扎术。术后刚恢复，见今天日历牌的日子是红色的，太阳也好，于是投奔他来。辛七杂明白那股咸腥气，是她一路走来，汗水湿透了衣衫所致。从长林镇到龙盏镇，步行得一小天儿呢。

不等辛七杂答应，王秀满放下包袱，抱柴点火。院子有两棵白桦树，时值秋天，落叶堆积。王秀满引火就不用桦树皮，而是用金黄的落叶了。她说用它点火，省了桦树皮，还干净了院子。灶火啾啾燃起后，她问辛七杂想吃什么。辛七杂没吭气，转身去

仓棚舀了两碗面，将面盆端给她，说葱花油饼和面条都中，看你哪样在行吧。王秀满扎上围裙，和了面，将面板支在里屋的炕沿上，取来擀面杖，拉开架势，熟练地擀起面条。她擀面条时，两条麻花辫在肩头鼓槌一样跳跃着，分外喜人。那锅又宽又长又匀称的汤面，因为放了油渣和白菜，鲜香可口，俩人蹲在灶台前，“噗噜——噗噜——”地吃个底朝天。吃完面，刷过碗，天黑透了。王秀满打着饱嗝，舀了一盆清水，洗了脸，从包袱里取出桃红色对襟花袄，换上，幽幽地问辛七杂，这样的新娘，你愿意要么？辛七杂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顾不得点头，抱起王秀满，上了温暖的火炕。

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王秀满梳洗后对辛七杂说，昨晚你在我身上动了刀子，今生今世我就是你的人了！咱啥时去我家，跟父母言语一声，取来户口簿，登个记，名正言顺过日子吧。辛七杂尝到了有女人的甜头，快活地答应了。王秀满又说，都说你爹是个逃兵，你瞧不起他，可不管咋的，他是老的，咱是小的，我得去叫声“爹”。

王秀满的提法，让辛七杂不悦，但他还是把她领到了后院的父亲那儿。

辛七杂带着王秀满走进父亲的院子时，辛开溜正在灶前打苞米面粥，他抬头见儿子领着个女的来，心中明白了八九分。这些年来，辛七杂为履行赡养义务而给他送吃的用的东西，不是放到大门口，就是隔着门楼撇进院子。辛开溜养的狗听见动静，就得

充当家丁，进屋给主人报信，提醒他取回东西。

辛七杂见了辛开溜，也不叫爹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这姑娘叫王秀满，从长林镇来，为我做了结扎，我得娶她了，跟你吱一声。”

王秀满望着面容清癯、头发花白、眼神凄凉公公，动情地叫了一声“爹”。辛开溜抽了一下鼻子，没有答应。倒是那条依偎在灶台前烤火的黑狗，殷勤地站起来，朝王秀满摆摆尾巴，哼哼两声。辛开溜低下头，用勺子使劲搅了几下苞米面粥，叹了口气，再用勺子敲了下锅沿，抬头仔细打量王秀满。他见这姑娘像根干柴棒，老气横秋，五官不济，心上为儿子屈得慌；再一想她还不能生养，他握勺子的手就哆嗦了。王秀满倒不介意辛开溜对她的冷漠，当勺子从公公颤抖的手中滑落的一瞬，她眼疾手快地地上前接住，一副要做辛家掌勺人的姿态。

辛开溜明白这个儿媳不能不认了，只好屈就，苦着脸从箱子里翻出三百块钱和二十尺布票，递给王秀满，让她做套衣裳，买块手表。钱是他在山上窑厂烧炭攒下的。

王秀满一看辛七杂阴云满面，知道若拿了公公的钱物，阴云会化作惊雷，劈在她脸上，连忙说自己缝好了婚服，而且有太阳和月亮这两块天表，根本不需手表，坚辞不要。

事实证明她不要对了。

辛七杂带着她一出父亲的门，就跺着脚对她说：“你要了他的钱和布票，小心我剁掉你的手！”

王秀满缩了下舌头，吓得把手抄在袖间。

辛七杂又说：“太阳月亮能当表使，牲畜也能！早晨公鸡叫晨，中午驴子叫午，晚上牛羊叫着回栏，你听它们的动静，就知什么时辰了！”

王秀满赶紧点头，说太阳月亮是天上的表，牲畜是地上的表，她记住了。

跟辛七杂过起日子，王秀满才知道，辛七杂也是一块表。无论冬夏，他早晨六点起炕，起来后不洗脸，先坐在窗前闷头抽袋烟。黄烟是自种的，兑了罌粟粉，很香。冬天的早晨，六点还黑着，她醒来的时候，朦胧中会闻到奇异的香气。她看不清他的脸，迷迷糊糊之中，那不寻常的香气，不止一次让她以为来自天上。辛七杂吃晌饭，是正午十二点。一到那时，他的肚子会像钟摆一样，准时打点，咕咕叫起来；而他劳作一天，喜欢泡个热水脚，这通常是晚上九点了。所以从辛七杂抽烟、吃晌饭和洗脚上，一天的三个准确时间段，王秀满也是清楚的。

婚后辛七杂依然做屠夫，种黄烟去卖，王秀满则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。由于父母一身的病，弟妹六个，王秀满年终分红所得的钱，都贴补娘家了。这还不算，辛七杂还得倒贴一些。只要手头宽绰点，王秀满就回娘家。去时大包小裹的，肩上扛着粮食，手里拎着猪肉、白糖或是干菜，兴致勃勃；回来时则像个遭强盗洗劫的旅人，两手空空，满面疲惫。她奉献给娘家的，除了钱物，还有力气。她每次回去都像牛似的，拼命干活。

王秀满顾娘家，辛七杂从无怨言，他明白，支持她，她会更

恋他。但辛七杂很少陪媳妇去长林镇，有数的几次探访，都不很愉快。岳父岳母一见他，就像见了刽子手，面目冰冷，又恨又怕。他们对女儿为他做了绝育术，一直耿耿于怀，总拿话敲打他。

婚后头两年，王秀满嘴上不说，眼睛却是无声地说着孩子的事，路上遇见小孩，总想抱抱。女人们生了孩子，会在门楣挂上红布条，她路过这样的人家，就迈不动步了。那样的红布条，无疑是生命的火焰，令她神往！终于有一天，她向辛七杂提出，能否抱养一个孩子？不然有天走了，都没个后人给他们摔丧盆子。辛七杂想了半宿，子夜时分把王秀满叫醒，说家里有个孩子也好，他脊梁刺挠了，也有个抓痒痒的，抱养一个吧。只是近的不能要，免得孩子大了，知道了底细，再回到亲生父母那儿，他们的辛苦和感情就白付出了。辛七杂的话，让王秀满以为是在做梦。她点起蜡烛，照向男人，说：“刚才说话的是你吗？”辛七杂说：“不是我，还能是鬼？”王秀满就吹了蜡烛，脱个精光，钻进辛七杂被窝，给他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最美的报答。

辛欣来就这样来到了他们家。

他究竟从哪儿来？连辛七杂也不知道。那几年王秀满为了收养一个可心的孩子，不断外出。最终她风尘仆仆抱回的男孩，像只孱弱的小猫，出满月了，才七斤重。她告诉辛七杂，小东西的妈妈是上海知青，跟当地人有的孩子，返城前遗弃了他。至于孩子的父亲是谁，她也不知道。只是说，这孩子的父母永远不会认他。孩子的归属不会起波澜，辛七杂也就放了心。

他们对欣欣来视如己出，百般疼爱，家里好吃的、好穿的，都可着他用。王秀满对他尤为娇惯，总是抱着，他两岁了还不会走路。欣欣来自幼孱弱多病，一年得去卫生院扎好几次针，比同龄孩子瘦小许多。因为他上学总挨欺负，王秀满三度让他休学。别的孩子小学毕业用六年，他用了九年。

欣欣来是在与同学打架时，从对方的骂声中，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。从此他变得孤僻，行为异常。辛七杂让他挠脊梁，他下死手，挠出血痕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，再不敢向他要这享受；王秀满差他打酱油，他把买回的酱油倒进井里，井水浑了，吃这口井的人，都骂辛家养了个孽子。辛七杂和王秀满见他这样，也就不吩咐他做事。他十六岁小学毕业后，把书本文具扔到坟场，说是鬼才念书呢，彻底告别了学校。

欣欣来成了龙盏镇最游手好闲的人，除了吃就是玩，辛七杂绝望地跟王秀满说，瞧他这德性，咱们没的那天，他兴许连丧盆子都懒得给摔！王秀满有苦说不出，只能垂泪，说是前世欠了他的，老的才给小的当奴才。欣欣来是活不干，还整天怨气冲冲的。他嫌辛七杂是个屠夫，家里没好气息。嫌王秀满做菜太咸，把他的嗓子齁哑了。嫌他小时营养不良，个子没长高，其实他一米七以上，在男人中也算中等个儿了。他还嫌自己长得难看，大饼子脸，眼睛小得像是没生，嘴巴跟猪嘴一般难看，鼻子歪斜得像是年久失修的门框。他这样发牢骚时，辛七杂也不客气，对他说你模样差，这可怪不得我，得找你亲爹算账去，你这棵歪苗，是他

撒的种子！

辛欣来也不是不想找生身父母，可他们就像隔世的彩虹，无影无形。王秀满只告诉他生母在上海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在辛欣来看来，养母把他抱来，等于把一个身在金窝的孩子，生生扔进了草窝！在他心目中，生父一定是成功人士，非官即商，生母典雅富贵，是上海滩的阔太太。他这个被遗弃的小少爷，本该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。一旦气不顺，他便嚷着去上海寻亲，逼问王秀满他亲生母亲的下落。养母说不出，他就拿餐具出气，摔碗，砸锅，掀筷子，简直成了灶房的魔鬼。辛七杂伤透了心，劝王秀满把知道的都告诉他，让这混账哪来回哪去。可王秀满说，她并不知道他亲生父母是谁。

辛欣来看不上龙盏镇，说这镇子比鸡屁眼儿还小，就不该在地球上存在。他十九岁离开镇子，去外闯荡，说是要干番大事业。可人们从他每年回乡的变化上，看不出他有什么造就，衣着依旧花哨廉价，腕上是假冒的金表，随身的包是人造革的，谈吐依然浅薄，内里内外都没质的变化。不过他在五官上倒是大动干戈，染了黄毛，把四环素牙拔掉，镶了满口雪白的烤瓷牙，还给歪鼻子做了矫正术。即便这样，也没谁高看他一眼。辛欣来二十一岁时，因与人在深山种植罂粟、贩卖毒品而获刑三年，出狱后他安分了一段时日，在龙盏镇筷子厂做工，过着朝九晚五的规矩日子。然而好景不常，一年半后，他嫌拣筷子把他拣得眼花了，撒手不干了。他出去一年多，再度入狱，这次是因为在山中吸烟，引起